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主义维度研究

罗岩超, 张婷婷

新疆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凝聚民族精神、促进团结进步的重要基石。当前实践中,如何深化各民族对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认同、增强情感联结的紧密性,仍需从认知机制层面探索优化路径。生成主义(enactivism)作为认知科学的重要理论范式,主张认知通过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互动生成,这一视角为分析共同体意识建构过程提供了新思路^[1]。本文发现,部分实践环节存在对身体性活动的关注不足、主体能动性有待增强、系统性建设需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可能影响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扎根。基于生成主义理论对“具身认知”和“情境互动”的阐释,本研究提出从体验式实践强化情感共鸣、主体参与激活内生动力、系统性协同优化培育机制三方面完善铸牢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主义;现实挑战;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新疆地区乡村振兴的文化互嵌典型调查研究,项目批准号:23CMZ026(国家社科项目青年项目2023年立项)

【收稿日期】2025年9月19日 **【出刊日期】**2025年10月15日 **【DOI】**10.12208/j.ssr.20250393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ve dimens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Yanchao Luo, Tingting Zhang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Abstract】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rves as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constitutes a crucial cornerstone for foster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promoting unity and progress. Current practices reveal that enhancing ethnic groups' intrinsic identification with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still requires exploring optimized approaches from cognitive mechanisms. Enactivism, a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paradigm in cognitive science, posits that cognition emerges through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body and environment, offering novel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for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is study identifies several practical deficienci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embodied activities, underdeveloped subjective agency, and incomplete systemic construction, which may impede the deep-roo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Drawing on enactivism'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situated interaction,"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tripartit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intensifying emotional resonance through experiential practices, activati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via 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optimizing cultiv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systemic coordination.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Generationism; Realistic challenges; Practical path

2014年,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强调要牢

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作者简介:罗岩超(1992-)男,湖北武汉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婷婷,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识的概念”并将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生成主义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关键理论, 强调认知的具身性, 即人的意识并非仅局限于大脑, 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认知具有生成性、自创生性、主客体统一性、系统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成主义认知理论形成深层呼应——认知的具身性特征揭示, 共同体意识依托于各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身体化经验与互动性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纯粹的静态的精神现象, 而是由中华民族同胞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现象。生成主义为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实践路径, 是维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关键要素, 是巩固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 也是实现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效理论方式。

1 生成主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理论视角

生成主义(enactivism)作为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革新性理论框架, 生成主义主张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并非单纯通过内在表征实现, 而是基于具身化实践与环境交互作用中动态建构的认知系统。在探讨意识生成机制时, 特别强调人的身体过程与主体情感过程(即具身性)在复合场域中的嵌入性特质对认知形成的塑造功能生成主, 从而生成认知。认知不仅仅是大脑过程的问题——认知主体不仅仅是“缸中之脑”, 相反, 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 身体的动态调节是双向的, 大脑在生物学和功能上都依赖于身体的其他部分, 与环境是动态互动的^[3]。在生成主义看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大脑对现实的机械反映, 而是由中华民族同胞的历史性的身体活动所生成的, 是一种能动反映的结果。近年来, 随着中国步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精神是对物质的反作用^[4]。对身体的忽视、与现实生活的分离, 使得部分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呈现出旧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倾向。从生成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可以更加有效的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解决在新时代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新挑战。

1.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身的, 不只是纯粹的精神活动, 是与身体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存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身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静态的观念镜像, 而是多民族在历时性交往实

践中形成的, 它既是价值导向与文化信仰, 直观反映意识形态, 更是集体性社会行为, 是与身体活动紧密相连的具体存在。传统观念常常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片面地归结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 严重忽视了其与身体活动之间千丝万缕、紧密相连的内在关系。生成主义强调认知的具身性, 清晰地指出人的意识并非仅仅被禁锢在大脑的狭小空间里, 身体在意识的萌发、成长以及表达的整个过程中, 都扮演着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角色。心灵并不等同于大脑, 身体的感知、行动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持续交互, 共同塑造了我们的认知与意识。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恰恰是这种具身性的生动鲜活且极具代表性的体现, 它绝不是孤立、抽象的精神存在, 而是与身体活动深度交织、不可分割, 是一种真实可感、充满生命力的具体存在形式^[5]。

身体活动对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凝聚作用。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活动, 身体活动通过共同参与的情境为群体整合提供了重要场域。这类活动由群体成员共同创造、维系并建构, 承载着集体认同的核心价值。其衍生的意义不仅引导个体认同方向, 更以具身化的行为模式为群体归属提供认知框架。身体活动本质上是集群体认知与情感联结于一体的复合实践, 集中映射出特定的情感取向与价值观念。这种深层的精神内核通过强烈的情感共鸣凝聚社会成员, 使原子化个体得以超越孤立状态, 最终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例如, 对重要的节日、庆典和仪式的纪念就是为了通过身体活动让人们切实的参与其中, 强化共同的意识, 使单纯的意识活动在日常的身体生活实践中得以保持活力, 使共同体的过去和现在紧密勾连, 代代相传, 形成人们的价值共识, 确立身份共识。作为实实在在的人们的身体活动, 通过对过去及现在人们经历的时间和事件的呈现, 使记忆被定位、被重构, 使人们拥有共同的记忆。这种共同的记忆可以让人们对共同体的认识更加清晰。一代人共同经历了民族的苦难与辉煌, 那些共存的记忆通过身体活动, 印刻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为后来者照亮前行的道路, 唤起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的根基性情感联系, 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构建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同民族通过身体的积极互动和紧密协作, 建立起的深厚的情谊, 更加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建构提供了多维度的结构性支撑^[6]。

1.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生成性的、自创生的, 在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性的活动中不断生成出来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自中华各族人民在物质生

产与社会交往这类对象化的实践进程中逐渐萌生且反复确证的社会意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成员间的互动与实践不断生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关键精神纽带,其形成与发展绝非一蹴而就,这种意识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历史性活动不断生成和演化的动态过程。共同体意识的达成不能只依靠简单的记忆延续,其核心之处在于各民族精神的自创和不断的生成。通过在历史性的活动中强化共同的行为规范与价值理念,有效促进群体内部的核心价值共识。从而让这一共识超越了时间限制,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体紧密相连,共同构筑起一个稳固的精神家园。“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7]。

生成性和自创性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既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在民族成员持续的互动与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的,是一个随历史变迁而不断丰富与深化的动态过程。在历史活动中不断形成的观念认同,是观念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对群体观念中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认同和接受。这样的认同既包含对观念符号的认知性掌握,也涉及价值内核的认同性内化,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将群体价值理性转化为个体行动逻辑的意义再生产机制。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性的活动中不断生成出来的观念认同是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代代的积淀,在固有基础上不断丰富,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里,通过对社会历史、生活经验等的系统总结以及对知识的提炼升华,逐步凝聚形成了统一的共同体意识。同时它的导向性,具体表现为民族成员在追求共同目标时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行动力量。在历史性的活动中不断生成出来的共同体民族意志在某种意义上,能成为连接民族成员的纽带,深深嵌入民族生活的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借助各族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生成的,它通过历史成就的辉煌、危难时刻的团结等活动激发各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奋斗信念。

1.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客体统一的、系统性存在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把人的理论认识活动从感性实践生活中脱离出来,从而“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8]。生成主义重视主客体的统一,强调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紧密相

连,认为主客体统一对于人类智能行为而言,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主客体的统一是通过具身性和嵌入性实现的,人类通过身体和大脑与外部环境进行交互,生成认知。生成主义强调主客体的统一是认知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种主观的心理认同,更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产物。从主体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为中华儿女对共同体在认知层面的洞察、情感方面的归依以及心理上的认同。而这一认同感的根源,是中华民族历经岁月沉淀的深厚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辉煌文明,还是近代以来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这些历史经验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意识中,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儿女借由对共同历史记忆的承续、对中华文化的尊崇以及对国家建设的积极投身,逐步构筑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与认同感。这一认同意识绝非凭空产生,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现实之中。从客体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国家制度以及经济联系等具体形式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仅仅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自然融合的结果,也是国家制度、政策引导和文化整合的产物。从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到现代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凝聚和升华,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为主体的认同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主体的认同又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主客体的统一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依赖于个体的主观认同,也依托于共同体的客观现实,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存在体现在它是一个由多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历史基础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又一根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奋斗历程是维系各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无论是古代的辉煌文明,还是近代以来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这些历史经验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意识中,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9]。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成分,系统性至关重要,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无论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道德观念,都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

样性使得各民族能够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形成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政治保障在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现代中国构建的国家制度体系,连同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稳固的政治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均从制度层面出发,全方位保障各民族平等享有的权利,推动各民族实现协同发展。经济往来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物质根基,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进程中,各民族于经济层面的交流愈发密切,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成为牢固的纽带,连接起中华民族共同体。不管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还是各民族突破行业壁垒、地域限制所开展的广泛经济协作中,不断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稳步提升。社会互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极为关键的渠道。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与合作,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增强了情感联结和认同感。无论是城市中的多民族共居,还是乡村中的民族交融,社会互动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存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客体统一、系统性特质体现在多维度的交互关系之中,不仅承载着共同体成员对民族价值的共识,更是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重要的依据。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一步步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才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纵深与现实支点,才能更好地凝聚所有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生成主义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新情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而生成主义认知理论为揭示其困境认知机制根源提供了批判性分析工具。该理论通过具身性,指出当前困境的本质在于: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生成机制忽略了身体性活动,弱化了当代主体的能动性,缺乏其系统性。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共同体意识停留于理论层面,未能充分嵌入各民族主体的具身实践、文化互动与社会协商过程中,导致理论层面的抽象叙事与实际生活的经验感知形成断裂。这种困境亟需从生成主义的具身性的动态联系出发,将共同体意识扎根于身体性活主体创造与系统性的共生互动中,从而为突破困境提供新路径。

2.1 存在对共同体意识的理解流于精神性理解,脱离了身体性活动的现象

生成主义着重突出认知的具身性,主张人的意识并

非仅存在于大脑之中,身体在认知进程里有着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刻认识并落实身体在认知中的重要角色,是一项需长期推进的任务,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核心要点。积极开展关于身体活动重要作用的宣传教育,能有力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根基。步入新时代,各地持续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但是全面分析来看,存在对共同体意识的理解流于精神性理解,脱离了具身性的现象,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将共同体意识视为一种抽象的精神认同或意识形态,而忽视了其与身体体验、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导致部分地区和部门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时,工作成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首先,宣传教育内容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身体活动相结合方面,缺乏应有的针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内容,必须紧密结合各民族工作的实际状况以及群众的思想动态,有的放矢地进行设计与开展。使铸牢意识与时代发展的主题相呼应,与各地在某一个时间段内要解决的具体身体活动相联系、与认知水平相适应。但在实际工作中,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教育和宣传,而这些方式往往以理论灌输为主,缺乏实践性,导致部分活动虽然被定义为共同体意识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因没有实际身体活动结合在一起,对铸牢意识的理解存在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够深入、透彻,不能很好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建设与群众的身体活动融合在一起,导致无法同群众的实际日常生活深度融合开展。

其次,是由于宣传教育方式缺乏灵活性,导致铸牢意识流于精神性理解。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应做到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实现方式方法的灵活多样。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部分工作人员并未深入思考宣传的效果,教条化、形式化开展相关工作,用相对老套的开会、读材料、开讲座等趋于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形式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这容易使人对共同体意识流于精神性理解,没有扎扎实实的落在群众的心里和实际的日常生活中。部分基层街道、社区受制于人员、经费、经验等多方面因素,宣传教育形式过于单一,主要依靠宣传栏、横幅、涂鸦等方式,缺乏人情味的宣传教育措施。

最后,是宣传教育理念缺乏创新性,出现单一化的教育方式。在具体工作中,部分人员缺乏开创进取的精神,缺乏主动性和预见性,工作按部就班、安于现状、

不思变革,部分工作人员不擅于把宣传教育工作融入实际事务以及民众日常生活,致使宣传教育成效不明显。教育中可能更多地通过宣讲、书本知识、课堂讲解等方式传递共同体意识,而忽视了通过实践活动、文化体验等方式让各民族亲身感受和体验共同体意识,导致对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停留在精神层面,而缺乏具身化的体验。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部分做法存在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误区,将共同体意识单纯当作政治任务推行或局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而忽视了其与个体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的联系。这种倾向可能导致共同体意识被简化为一种抽象的精神认同,缺乏与具体身体体验和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使其流于表面,难以真正深入人心。

2.2 没有看到共同体意识的能动性,只从历史积淀来看,忘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创生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环境视为认识活动的核心要素,其理论体系中蕴含着深刻的情景认知逻辑。具体表现为首先,认识活动具有情景依赖性,它本质上是主体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过程。只有突破主观意识的局限,将认识指向外部环境,才能实现真正的反映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这揭示了认识论的根本特征——观念的形成始终依托于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其次,将认识活动简化为脱离具体情境的符号运算,这种机械认知观与旧唯物主义忽视社会实践的缺陷具有相似性。二者都割裂了认识过程中主体间交往的历史维度,将动态的认知实践异化为静态的知识生产。

在生成主义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其能动性与自创生性。然而,当下存在一种现象,即部分人没有看到共同体意识的能动性,仅从历史积淀的角度去理解,完全忽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创生性,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源自共同的历史文化、生发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温和的、积极的情感,从一定意义上看是人对共同体生活的依赖感和归属感的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有不仅着历史积淀,同时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更新、创新和动态生成,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内涵,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对历史的继承,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具有生命力和适应性的动态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的系统,能够在历史、文化、社会和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创造新的意义和形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际利益出发,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变,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在传承历史和文化的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内涵。因此当代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要以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创生性的为基石,将各民族发展和繁荣作为前提和基础,在维护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坚守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开展政治实践。在这一整体框架下通过自创生性,共同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融入个体的生活实践,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包容不同个体和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公正平等的方式保护各族群在民族国家共同体边界中的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共同结成维护民族国家根本利益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创生性是其生命力和适应性的重要体现,它使共同体意识能够在历史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更新、创新生成,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内涵。在此基础上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而以此为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工作才能有效推进。

2.3 当前对共同体意识存在片面的理解,没有看到其系统性

对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困境,也是系统性思维缺失的。原因在于“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出发点不是现实的人^[11]。生成主义理论强调认知并非孤立产生,而是在身体与环境持续的交互作用中逐步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是其稳固与发展的关键特性。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面临系统性建构的困境:党中央的宏观战略设计需要转化为可操作的实施框架,而现阶段指导规划对共同体意识生成机制的系统性把握不足,已成为制约这项社会工程效能的关键瓶颈。这种结构性缺陷体现在制度供给与文化涵化的双重维度——既缺乏支撑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制度性框架,也未能形成具有文化适配性的情境渗透路径,最终导致教育实践陷入表层化运作困境。具体而言,当前多民族社区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时,缺乏系统性的外在政策引导与保障,各教育活动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多民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顶层设计中,系统性意识存在欠缺。在主要任务规划、实施要求制定、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缺乏统筹安排。国家、省市到社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政策引导和保障机制,尚未实现有效衔接。

多民族社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教育实施体系存在缺陷,在目标设定、内容编排、方法选择和效果评价等方面缺乏系统性。这严重制约了

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社区工作人员既缺乏清晰的方向指引,也缺少有效的方法支撑。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出台专门的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教育工作提供指引。

营造共同体意识系统性内在交融的工作存在欠缺,致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尽管社区依托各类传统节日,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但在系统性教育的文化空间打造上存在短板。当前,针对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道德理念的教育工作各自为政,未能将各民族文化、习俗以及生活方式有机整合,使得社区各族群众在共同体意识层面的融合受阻,进而产生迷茫感。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社区虽然举办了多种活动,但由于对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理解不够深入,未能将各民族的文化、习俗、道德观念有效整合,使其凝聚成具有向心力的社区文化,助力形成社区归属感与社区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内各民族群众之间跨文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产生了负面影响。

3 生成主义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生成主义(Enactivism)作为一种强调具身性、生成性、主客体统一性、系统性的认知科学理论,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生成主义主张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非预先设定或静态存在,而是身体活动与环境的互动中动态生成的。基于这一视角,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提出具体路径。

3.1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性意义融入到社会宣传教育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逻辑,既是维护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完整性的战略支点,更是实现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价值内核。具身性强调通过身体活动、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来建构和深化共同体意识,而非仅仅依赖抽象的精神认同,在社会宣传教育里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性,能有效促进各民族全方位相互嵌入,积极推动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12]。具身性强调通过身体的体验和感知来理解和构建意义。将其融入社会宣传教育,意味着运用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沉浸式的体验场景等方式,让人们在亲身参与中切实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这种具身性的宣传教育方式,不仅能够增强共同体意识的实效性和持久性,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社会力量,还能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需的社会结构基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这一融入举措,

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社会认同意识的本质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孕育而生,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把具身性融入社会宣传教育,能让民众在实际行动与亲身体验中深刻理解和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群众共同参与表演、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感知与实践能强化他们对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使这种意识更加深入人心,进而从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全方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为实现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共同体意识不是仅仅存在意识领域,更是身体与环境持续的交互作用中逐步生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应,任何意识都无法脱离主体活动单纯单独的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不例外,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成员的各类身体性活动之中。

在当下社会时代背景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身性融入社会宣传教育,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实的迫切需求。随着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程度持续加深,彼此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满足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的现实需要,构建良好社会结构基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氛围,都离不开这一融入。这一融入能进一步巩固共同体意识,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更与各族群众的身体活动息息相关。通过融入具身性开展社会宣传教育,能助力各族群众正确理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政策安排,激发他们自觉投身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程中。为此,还需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面宣传教育全覆盖体系,让宣传教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常态化机制。一方面,选择受众较多的多种载体和方式的宣传模式。例如,虚拟结合体验:通过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民族团结主题的视频账号,提供交流内容,让群众在可以直观的学习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的同时,和自己的身体活动紧密的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将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使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社区文化活动:在社区中定期举办民族团结主题的文化活动,如民族文艺表演、美食节等,增强居民对共同体意识的具身化体验。在公共空间设置民族团结主题的宣传栏目,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共同体意识的熏陶。

3.2 增强主体能动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作用

引导各族人民树立共同体理念,充分发挥各民族成员的主体能动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目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各民族成员的主体能动性至关重要。激发这种能动性,能让各族人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共同体建设中来,从自身出发去理解、传播和践行共同体理念。主体能动性在促进各民族深度交融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紧密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民族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当各民族成员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便能主动投身到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中,实现更优质的相互嵌入,为民族团结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发挥主体能动性教育能够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自身与整个民族共同体的紧密联系,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民族团结的实践中。通过教育,各族人民的主体能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在日常互动中,能够更主动地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13]。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认同得以有效塑造,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当各民族成员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民族交往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实体现在每一次友好交流、每一项共同合作中。这种基于主体能动性激发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全方位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成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重要路径。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中,只有将人民置于首位,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保障人民的权益、发挥人民的力量,才能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真正落地生根。无论是制定政策、开展活动,还是深入研究相关理论,都要紧紧围绕人民展开。要深入了解各民族人民的需求与期望,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挖掘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团结的元素。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人民主动参与建设的热情,使人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另一方面,增强政策支持与社区环境塑造,给予增强主体能动性的事宜环境。例如,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通过专项支持民族特色产业,让当地居民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增强对共同体的认同。在教育领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社区课程体系,并鼓励开展实践性教育活动,如组织各民族参与民族团结主题的社会调研或志愿服务,让各民族在实践活动里不断加深对共同体意识的领悟。此外,政府

还可以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例如表彰在民族团结和共同体意识建构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激发更多人参与的积极性增强政策支持与环境塑造,是激发主体能动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优化社会环境,可以为中华民族成员主动参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良好的实践条件。

3.3 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性教育以夯实思想基础

推进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紧密结合各地区民族工作实际情况,进一步革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方式,提升共同体系统性教育的成效,从而不断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具体而言,要广泛搭建多元平台,拓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载体,开展系统性教育。各地应充分挖掘并利用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像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等,积极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以此为依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13]。此外,还应将教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不断丰富教育内容,从人们身边的点滴入手,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切实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和践行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除了围绕某一主题、某一内容,对某一群体进行显性教育外,还要充分发挥隐性教育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上的积极作用,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赋予了教育活动于生活性、实践性、趣味性等多重内涵,提升各个民族的参与积极性。因此,应围绕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将系统性进步教育融入到百姓生活中,把系统性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百姓日常,使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就需要从多方面发力:国家要重视教育体制改革,尤其关注各类教材和学习资料编写内容中的系统性教育,着力培养少数民族群众的系统性思维与跨民族文化交流能力,以此推动和谐稳定民族关系的构建;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系统性创建活动,积极引导各族人民共同策划、筹备、排练和演出文艺晚会及节目,借助节日的浓厚氛围促进民族地区的良性互动,切实增强各族人民的归属感与民族凝聚力。

3.4 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社区集体活动,培养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社区集体活动作为一种与身体活动紧密结合的形式,能够将共同体意识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各民族热爱社区的集体生活,也必然追求铸牢共同体意

识的扎实效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或意识形态层面,而必须落实到人民的具体生活实践中。意识教育只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共同体意识不应局限于文化知识范畴,而应拓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社区集体生活本身就蕴含着道德教育的元素,是集体意识内化的一种方式。一方面,社区应当积极行动起来,策划并开展各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活动,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如文化交流节、民俗体验活动、志愿服务等,让不同民族的居民都能参与其中,在日常社区生活的点滴中,不断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让居民通过自己的身体活动在参与中实际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文化魅力。引导各族人民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为根基坚定文化自信,树立起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共同体理念。要注重在各类社区活动中精心营造情感共情环境,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日常交往交流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收获真挚的友情与深厚的亲情,让各民族之间的情感紧密交织、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社区不能仅满足于在内部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还应组织各民族以参观、调研、宣讲等形式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实践。让大家真切感受祖国,在实践过程中书写属于各民族的团结故事,从而有效弥合社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差距。例如,民族团结主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或民族团结模范人物,为社区居民举办民族团结主题讲座,增强居民对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认识。定期举办社区表决会议,让居民切实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主人,进而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参与热情。通过上述方式,引导各民族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参与社区事务决策时,能让居民产生与集体紧密相连的需求。这种需求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团结意识和集体生活观念,使各民族居民在心理上更加亲近,逐渐将个人的情感与想法融入到集体的共同意识中,培育出彼此认同、积极向上的社会态度,促进社区各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与团结协作。

4 结语

将生成主义理论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理念中,不仅是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背景下,生成主义理念作为认知科学的关键部分,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理论。本研究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成主义理论的深度相关,通过问题研究来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基于生成主义中强

调的具身性、生成性、自创生性、主客体统一性、系统性等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使个体的情感共鸣,让个体在身体实践和与环境的互动中去感受和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各民族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之中。生成主义理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视角的支撑,深化各个民族对彼此的理解与认同,紧密团结、携手共进,以高度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传承与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崭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奋勇前行。

参考文献

- [1] 郭露.生成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系统观[J].系统科学学报,2024,32(04):54-60.
- [2] [C]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12(2025.2重印);350.
- [3] [C]生成主义干预:重新定义心智/(美)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著;郑占国,陈凤然,边雅译.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12;67.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 [5] 刘晓力.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融合的途径[J].中国社会科学,2020,(09):23-47+204-205.
- [6] 陈天嘉,刘旭鑫.文化润疆:在场域内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播[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3(01):20-25.
- [7]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55卷第165页.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 [9] 潘文丽,孟楠.寻绎·唤醒·共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忆”向度[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3(01):36-44.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
- [12] 王茹俊,李敏.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观:主要来源、基本内涵及时代价值[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40(01):86-91.
- [13] 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04):5-13.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